

五燈會元卷第十三

昆六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

昆六

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

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

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

底遊魚忙不徹師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

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

師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

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

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

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

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為甚不祇

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南泉

適來智頭陀為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乞

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

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

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

師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却同

回藥山山問汝回何速巖曰祇為因緣不契

山曰有何因緣巖舉前話山曰子作麼生會

他這箇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

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

時來巖曰某甲特為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

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敲得指頭

血出師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

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問

雲居切忌道著意作歷生居云此語最毒
云如何是最毒底語居云一棒打殺龍蛇雲

巖臨遷化遺書辭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
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
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
道還知有也未又
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藥山上堂曰我有一
甚麼處是伊不會處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
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
是六了也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箇作
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
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
然雖如是且無滲漏瀉山問雲巖菩提以何
為座巖曰以無為為座巖却問瀉山山曰以
諸法空為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
坐卧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
山休去瀉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
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

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
干他事速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没交涉
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
師曰今日好曬麥雲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
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巖曰無這箇
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涕在僧問如
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萬人喚不回頭
方有火分相應曰忽如火起時如何師曰能
燒大地師却問僧除却星與燄那箇是火曰
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麼師曰見曰
是六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別請一問有
施主施棍藥山提起示眾曰法身還具四大
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棍師曰性地非空
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汝一
腰棍師指佛葵花問僧曰這箇何似那箇曰

直得寒毛卓豎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
 底師曰十里大王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
 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
 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將敗壞補敗

壞師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
 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

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

問禾山山曰師到五峰峰問還識藥山老宿給侍者方諧

否師曰不識峰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

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

因設先師齋僧問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

汝諸人用設齋作甚麼石霜問和尚一片骨

敲著似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

諾師曰驢年去唐太和九年九月示疾有苦

僧眾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眾
 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眾曰吾當西邁理無
 東移言訖告寂閣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
 後雷遷於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火出
 家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
 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

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

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

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

曰爭奈目前生死具六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

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

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

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

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

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趨散復召大眾眾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闖國人移亦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瀉山瀉問承聞長老在蘄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埋却問太

是六

五

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代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瀉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住後上堂示眾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問僧甚麼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头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

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
 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
 手眼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
 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
 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是沙羅云正月問僧
 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
 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却點頭師作草
 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
 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
 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山曰非
 眼師便喝出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
 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
 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
 者猶是兒孫洞山代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
 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

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
 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院主遊
 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為祇恁麼
 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
 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
 也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
 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
 十七夜歸寂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於石
 塔諡無住大師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逸度量不
 羣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同道交洎
 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
 立藥山宗旨子率性踈野唯好山水樂情自
 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
 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以

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
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
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
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豎橈子曰會
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師
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鉤頭往往得黃能
是六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絲
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
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
魚現不吞鉤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
便休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
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來別人祇看採
芙蓉香氣長粘逸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
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祇是船子孫各自賭
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無可傳道吾

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
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
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
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
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
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
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
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和
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
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
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箇甚麼山曰不
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
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
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
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

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

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

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

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

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

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

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

落但向深山裏鑿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

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頰頰回顧師遂喚闍黎

山乃回首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

船入水而逝

宣州裨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問來作甚麼

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

片皮作麼山無對曹山云一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

休孫人好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

午山曰猶有文彩在師曰某甲無亦無山曰

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祇恁麼和尚作麼生

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洞山與

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

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

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

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

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

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

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

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

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澧州高沙彌初叅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腳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眾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誰說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

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菴接待往來茶

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我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師住菴後一日歸來值兩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

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曰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是一和師就桶盪一杓飯便出

鼎州李翔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

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
 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
 青天水在瓶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
 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
 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

辟眼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
 始得

無此閑家具守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
 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
 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守見老宿獨坐問
 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去
 無來

法眼別云汝作甚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丹霞然禪師法嗣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
 佛師霞吐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
 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

五十六

十一

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即得孤他諸佛
 師由是領旨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
 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投子
 頓悟玄旨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
 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
 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
 子便禮謝師曰莫染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為甚
 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
 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
 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僧叅師乃展手示之
 僧近前却退後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
 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閣黎舉哀僧打筋斗
 而出師曰蒼天蒼天僧叅人事畢師曰與麼

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
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
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撫掌三下僧拂袖便出
師曰烏不前鬼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
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米倉和尚新到叅遠師三匝敲禪牀曰不見
主人公終不下叅衆師曰甚麼處情識去來
曰果然不在師便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
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甚麼話處曰且
叅衆去

丹霞山義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
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
本童禪師因僧寫師真呈師曰此若是我更
呈何誰曰豈可分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汝却
收取僧擬收師打曰正是分外強爲曰若恁

具矣

七

麼即須呈於師也師曰收取收取

潭州川禪師法嗣

仙天禪師新羅僧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
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
出曰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僧參展坐具師曰
這裏會得孤負平生去也曰不向這裏會得
又作麼生師曰不向這裏會更向那裏會便
打出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
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瘡却即閑
若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
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
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
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披雲和尚來
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
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

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洛瓶和尚參師問甚處來瓶曰南溪師曰還將南溪消息來麼曰消即消已息即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

吳六

十三

瓶曰且道未息箇甚麼師曰一回見面千載忘名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麼限僧叅擬禮拜師曰野狐兒見甚麼了便禮拜曰老秃奴見甚麼了便恁麼問師曰苦哉苦哉仙天今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曰爭不如此曰誰甘師呵呵大笑曰遠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福州普光禪師僧侍立次師以手開胷曰還委老僧事麼曰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胷曰不妨太顯曰有甚麼避處師曰的是無避處曰

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大顛通禪師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叅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胷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叅大顛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上辨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師住三平上堂曰今時人出來盡學馳求造作將當自己眼目有甚麼相當阿汝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

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排排有甚麼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汝切不得錯用心僧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人還攝得否師

昆六

十四

曰不擬心汝自看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上堂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問侍者姓甚麼者曰與和尚同姓師曰你道三平姓甚麼者曰問頭何在師曰

幾時問汝者曰問姓者誰師曰念汝初機放汝三十棒師有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陞座次有道士出眾從東過西一僧從西過東師曰適來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

士出作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曰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眾曰此兩件公案作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眾無對師曰既無人斷得老僧爲斷去乃擲下拄杖歸方丈

昆六

十五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祇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

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特娘曰大衆欣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安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

罪犯

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叅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祇是不通號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切切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於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

若見即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挽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

十六

十七

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多多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何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這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

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

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

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

曰闍黎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却回這邊來

僧問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

師曰見曰文殊向行者道甚麼師曰文殊道

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山紹鑿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

雖知聽制終爲漸宗回抵瀉山爲米頭一日
篩米次瀉曰施主物莫拋散師曰不拋撒瀉
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
麼師無對瀉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
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
一粒從甚麼處生瀉呵呵大笑歸方丈瀉至
晚上堂曰大衆米裡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
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
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
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
語曰吾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
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
師後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
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
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

吳

大

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
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
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
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
因茲囊錫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上堂汝
等諸人自有本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
無你敲嚼處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腳手凡有
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
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則坐
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汝頭問如
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麼問到
這裏爲甚麼却道不得師曰腳底著口問真
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真身何

師曰瑠璃餅子口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

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師在方丈內僧在牕外

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

會藏僧舉問雪峰徧界不會藏意肯如何峰

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

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

東禪齊云祇如雪峰是會石霜意不會石

霜意若會他為甚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峰作

麼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

別他云徧界不會藏也須智裴相公來師拈

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起裴笏問在

天子手中為珪在官人手中為笏在老僧

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

畱下笏示眾初機未覩大事先須識取頭其

尾自至踈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

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

構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

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即船遇陸即陸

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僧問三千里外

還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祇如萬象歷

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眾曰不驚眾是

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會藏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齧齒示之僧不會

後問九峰曰先師齧齒意旨如何峰曰我寧

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

有甚麼冤無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

前畫一畫曰汝刺腳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

曰審不得師曰汝納衣與麼厚為甚却審這

箇不得曰某甲納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

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

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惜懂

生曰爭奈嚮師曰參堂去僧曰喏喏問童子
不坐白雲牀時如何師曰不打水魚自驚洞
山問向前一箇童子甚了事如今向甚處去
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
問佛性如虛空是否師曰卧時即有坐時即
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
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裡太煞鬧有
人不肯過江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落
花隨水去曰意旨如何師曰脩竹引風來問
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冬天則有夏天則無
師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曰天然貴亂本非
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
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
童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朝
生曰苦學論情世莫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

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
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
金榜何勞顯至勳末生曰久棲巖壑用功夫
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
夏衣緋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
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
曰傍分帝位爲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
日輪疑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
早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寒靜當
陽那肯露纖機三五內生曰九重密處復何宣挂
弊由來顯妙傳三六抵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
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
爲汝方隅官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師居石
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
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賜紫

衣師牢辭不受光啟四年示疾告寂葬於院之西北隅謚普惠大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為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又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為吾侍者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撫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

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

先師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為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抵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迷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鉢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剗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鉢肩上便出太原字上座代法師後住漸源一日在紙帳先師靈骨猶在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以前事為甚麼不會僧舉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

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為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淥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甚麼不會僧禮拜師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綠僧參師以目視之僧曰是箇機關於某甲分上用不著師彈指三下僧遶禪牀一匝依位立師曰參堂去僧始出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師曰灼然用不著僧禮拜

雲巖巖禪師法嗣

卷六

五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咩咩濟曰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便休示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建塔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師曰打羅曰手打腳打師曰却請和尚道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

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

師與洞山渡水山曰

莫錯下腳師曰錯即過不得也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鈺

茶園山擲下鏹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巖曰這僧未出家在白和尚又如何巖曰有幾般飯食

